

聚焦语言暴力：界定、生成机制与多层面消解路径探析

曲娜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语言暴力目前不可避免的存在于家庭、校园、职场和网络空间, 语言的发出者通过侮辱、歧视、诽谤和威胁等言语行为对他人造成心理以及物理性的伤害。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言语不当, 而是说话者有意识地借助语言对他人实施伤害。本文基于言语行为理论、面子理论和合作原则等视角, 对语言暴力的界定、主要特征、生成机制与消解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语言暴力的核心不在于用词是否粗俗, 而在于其是否具有明确的攻击意图及对他人面子和社会身份的侵害。在语言层面, 语言暴力常通过贬义词汇、语义转移、句式强化和语境操控实现攻击效果。在应对层面, 应从语义澄清、语用规范、表达方式优化和制度治理四个方面入手, 推动语言文明建设, 减少语言暴力的发生。

关键词: 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的特征 语言暴力生成机制 语言暴力消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 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承载方式。[1]语言并非是无形的交流工具, 而是建构社会现实、承载权力关系的实践。在日常的交往中, 语言既可以建立联系、互相温暖表达善意, 也可能化做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转而攻击他人, 人们仅仅通过语言就对他人表示出侮辱、歧视、诽谤造谣和威胁, 这就是“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存在于家庭、校园、职场和网络空间等不同的场合场景中, 它的攻击与物理性攻击不同, 仅仅通过文字的编码就可能蕴含致命的杀伤力。

2023年, 一位24岁的女孩为庆祝自己考上研究生, 染了自己喜欢的粉色头发去医院看望生病的爷爷, 并在网络上分享了相关照片。然而照片发布后, 她遭到了大量陌生网友的恶意揣测与辱骂。网友们用“不正经”“伤风败俗”等标签对其进行污名化攻击, 各种恶意评论如潮水般涌来。长期的网络语言暴力让这个处于人生美好阶段的女孩陷入深深的绝望, 最终选择结束生命。在数字时代, 语言暴力的传播速度以及影响范围达到了我们无法预设的程度, 语言暴力之所以值得语言学研究, 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因为它体现了语言使用中的权力关系、语义操控和语用失范。基于此, 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 什么是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如何生成, 以及应如何从语言学与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加以消解。

二、语言暴力的界定

Austin 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暴力的界定提供了一种理论进路。[2]该理论认为, 我们所说的所写的话语不仅是在描述表达某些意义, 而是在通过语言这个无形的工具来做某些事情, 也就是语言是一种实践。语言虽然无形, 但是也有其自身的力量, 这股力量驱使着某些行为, 可以称为语力。通过语言来对他人实施侮辱、歧视、诽谤造谣和威胁的暴力行

为，就可归纳为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与一般的语言冲突并不相同。一般冲突中，双方可能只是表达分歧，虽然语气激烈，但并不必然以伤害对方为目的。语言暴力则不同，它更强调说话者主观上的攻击性，以及语言指向对方人格、身份、能力或社会角色的贬损。换言之，判断某一话语是否构成语言暴力，不能只看词语表面是否粗俗，还要结合语境、关系和言语目的来判断。

例如，在公开场合无端羞辱他人，或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污名化指责，这些都可能构成语言暴力。即使某些话语表面上并不粗俗，但只要其话语是让对方难堪、失去尊严或被社会排斥，也应纳入语言暴力的分析范围。

三、语言暴力的主要特征

1 语义层面

语义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内容，语言暴力通过对语义的扭曲与重新赋予其新的意义而实现攻击他人的目的。

语言暴力在语义层面往往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侮辱、否定的含义。如“垃圾”“猪脑子”等；还有一些语言暴力行为是通过语义歧义或语义预设等手段，达到攻击性的目的，如“真是白教你了”“你真是和他们说的一样废物”；并且有些语言暴力是将语义放大，因为某件小事，就对他人进行完全的否定，如“你什么事都干不好”；语义模糊也经常施暴者使用，如“某些人就是没教养”。这些说法，没有明确指向，却能借由暗示制造排斥和贬低效果，这些都是语言暴力在语义层面的特征。

2 语用层面

语用关注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语言暴力常常表现为对沟通原则和礼貌原则的违背。[3]语言暴力往往故意违背这些要求，借助讽刺、反问、暗示等方式制造攻击效果。例如“他肯定是靠关系上位的”这违背了质量准则；如讨论工作问题时突然指责“你是猪生的吗”违背了关系准则；如“某些人真没教养”违背了方式准则。此外，语言暴力在语用方面还违背了利奇的礼貌原则，无视“得体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等[3]，通过贬低、嘲讽、侮辱等方式，破坏人际互动的礼貌底线，造成语用失衡。

四、语言暴力的生成机制

1 “暴力”词汇的使用与更新

语言暴力是如何生成的，我们先从词汇的角度来分析。第一种：语言暴力的暴力词汇最直接的方式是使用贬义、侮辱性词汇攻击否定他人，如“你怎么不去死”、“你真是个垃圾”；第二种是通过旧词赋新意，将褒义词、中性词更换其语义色彩，变成攻击他人的一把武器，如“圣母”，原指宗教人物，具神圣、慈爱之义。在当今时代某些语境中，通过反复与“虚伪”、“不分是非的同情”关联，被贬降为指责他人“滥发善心、智商底下”的攻击性标签；第三种是复合造词，把两个或多个词素结合，创造出更具攻击性的暴力词汇，如“妈宝男”。

2 “暴力句式”变为武器

语言暴力的实施者为了强化攻击性，会使用一些句式作为弹药的填充。第一种就是用暴力词汇加上祈使句表达发出者对他人驱逐与诅咒目的。发出者利用祈使句直接、无主语的句式，对他人发出了强制命令。如：“去死吧。”“滚出娱乐圈！”，这种句式直接将发出者的意愿强加于接收者，毫无任何沟通商量的意愿，将言语化作一枚炮弹直接砸像接收者。第二种是用反问句与设问句来达到强化否定与嘲讽对方的目的。如“你这也能洗白？”、“不会真有人觉得他无辜吧？”，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用反问和设问方式攻击对方，此时的施暴者或许并不追求真相，只是一味发泄情绪，并煽动周围旁观者对接收者的攻击。

3 语义预设与隐含指责

说话者会根据接收者的社会身份、人性弱点进行语义场的操控，通过语义与接收者特征联系，强化语言造成的攻击性。第一种就是把恶意猜测的信息隐藏在语句中。如在职场中，部门正在开会，组长向领导汇报工作发现错误时对组员说“你为什么这么写？”，这句话预设了这个错误是由组员造成的，使被攻击者无论是否真的犯错，已经没有人真的在意了，因为一句话就陷入了被动。第二种是利用了当今数字时代的网络传播力，造就了一批“暴力隐喻”，如将争论直接比喻为战争，就有了“洗地”“带节奏”等表述，将清理战地、引导进攻类表述自然而然的运用到争论中，这类隐喻将大家对战场的潜意识印象带入了讨论之中，将本应理性的讨论构建成充满硝烟的战斗。

4 利用语用语境

语言暴力的生成还与语境密切相关。同一句话，在不同场景中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说话者忽视场合、关系和对象，就容易把普通表达变成伤人的话语[4]。例如在公共场合强行向他人施加带有压迫性的表达，或在多人围观时对其进行调侃和起哄，都会构成对其面子的侵犯。因此，语言暴力并不只取决于词语本身，更取决于说话者是否尊重语境，是否考虑听话者的感受和处境[3][4]

五、语言暴力的消解路径

1 语义层面：澄清语义边界，强化正向编码

首先要通过教育引导，明确语义的情感指向，避免中性词、褒义词与贬义词的混用、滥用。要让尽量的人能意识到语言是具有杀伤力的，不要随意的拿起语言这个武器，可能某句话，某个词就是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要强化语义的精准性，不要用模糊的语义、有歧义的语义造成不必要的攻击。不要因为某件事对方没有做好，就用模糊的界定评判他人的整体，应该就事论事客观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许很多人已经养成习惯，例如家中的父母，或许会无意的说自己的孩子“养你这么大白养了，什么事都做不好！”，可是孩子可能只是缺乏经验，毕竟我们都是从小孩长成大人，若我们有更强的同理心，或许能更大程度的避免这种语言暴力。

最后我们应该教育、媒体等领域构建正向的语义体系，推广更多的文明积极的词汇，通过语义的正向编码传达彼此的善意与尊重，营造积极的语义环境。

2 语用层面：遵循沟通原则，规范言语行为

语言暴力的治理，离不开对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遵守[3][5]。在交际中，首先应坚持真实表达，不传播没有依据的判断。同时，人们还应建立自我反思机制。当意识到自己的表达可能伤害他人时，应及时调整方式。若已经造成伤害，也应主动道歉并加以修正。这样才能减少冲突升级，维护正常交往秩序。

3 句式与语体层面：选择温和表达，规范语体使用

优先使用陈述句、疑问句替代祈使句、反问句，更加温和友好的沟通，从句式上减少沟通中的压迫感和不适感。例如在表达不同意见时，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思考问题”替代“你必须这样做”。在向他人陈述观点时说“我这样解释清晰明白吗？”替代“你这都听不懂吗？”

规范语体使用，根据场景选择合适的语体，避免粗俗化、异化语体的滥用。在这个数字信息时代，网络公众人物和网络媒体更应该为维护我们的网络环境做好的表率，这有助于引导我们每个人在网络中自觉遵守网络语言规范，拒绝使用侮辱性、攻击性的语言对待他人。

4 社会层面：构建语言规范体系，强化监督引导

我国关于语言暴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都有着明确的法律条款，并在2024年8月1日起施行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6]。所以语言暴力是法理所不能容的，我们要以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款为依据，拿起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和维系社会和谐安全的盾牌。

我们更要不断的完善语言规范制度，使每个人都能明确语言暴力的界定标准，无论在家庭、校园、职场或是网络场景中，都要建立语言文明准则，通过制度约束规范言语行为。只有不断的学习才可能获得进步，在新一代的教育中我们应当继续加强语言教育，文明沟通将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提升个体的语言学素养与言语道德是不可缺少的，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减少语言暴力。

最后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媒体与网络平台更应坚守底线，强化自我监管，加强对语言暴力内容的审核与管控，不仅仅是屏蔽攻击性言语，更要不断的传播文明语言范例，营造健康的网络语言环境。

六、结论

本次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是：语言暴力并不是简单的“说话没分寸”，语言暴力的伤害有时是比物理性伤害更加难以愈合的，它是用语言作为武器故意攻击他人的恶劣行为。

对于化解语言暴力，光靠提醒大家“好好说话”是不够的，一方面需要法律的规戒，普

及民众相关的法律意识，不要把语言当作行凶的武器。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肩负起维系和谐社会责任。当语言成为武器的时候，它不同于物理性的武器，它或许狡猾的藏在暗处并不容易被人们发现，无形之中便能酿成惨痛的后果。只有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共识不断的高，共同的监督、共同的学习、共同的进步才能更好的化解语言暴力带来的危害。

参考文献:

- [1] 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 社会语言学札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2] J.L.Austin 编著; 顾日国导读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 如何以言行事 Second Edition[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21.
- [3] 利奇 G N. 语用学原则[M]. 程雨民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 [4] Brown P, Levinson S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C]//Cole P, Morgan J L.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Z]. 2024-06-27.

Focusing on Verbal Violence: Definition,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Multilevel Resolution Pathways

Qu Na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China)

Abstract : Verbal violence currently exists unavoidably in families, schools, workplaces, and cyberspace. Perpetrators inflict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harm on others through speech acts such as insults, discrimination, defamation, and threats. It is not verbal impropriety in the ordinary sense, but rather a deliberate use of language by the speaker to harm others. Drawing on Speech Act Theory, Face Theory, and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resolution pathways of verbal viol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re of verbal violence lies not in whether the wording is coarse, but in whether it carries clear aggressive intent and constitutes an infringement on the addressee's face and social identity.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verbal violence often achieves its aggressive effects through pejorative vocabulary, semantic shift, syntactic intensification, and contextual manipulation. At the intervention leve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four aspects — semantic clarification, pragmatic normalization, optimization of expressive modes,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civility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verbal violence.

Keywords: verbal violence; characteristics of verbal violenc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verbal violence; resolution pathways of verbal violence